羣書治要

卅七卅八

北华古籍保护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爲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蹔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爲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勑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豈有今日之勞乎、建謝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舊無國字補之

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焉、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

爲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刪、我刪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諫、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爲亮主簿、有忠藎之効、故見褒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祇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聲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舊無或云至言及二十四字補之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

據疑請聽不字

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輔臣讚、其法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顒、爲朝中多損益、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

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

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矣、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會稽大守車浚、湘東大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値郡荒旱、民無資粮、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

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舊無濬受皓之降五字補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臨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

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安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

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甚可仇疾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弊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舊無騭黨神明四字補之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爲長史病卒臨困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舊編下有心字刪之

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逡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

舊無有字補之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穢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

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談、瑕釁者譏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鹽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鹽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

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慇懃、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

舊無殃疫死喪之災六字補之

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逆入嶮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

舊無復荒至大願十二字補之

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貫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爲鎮西將軍、劉備大率衆來、權命遜爲大都督拒之、備衆奔潰、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

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儁、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戸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

舊無大將軍三字補之

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權、閹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

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之水濵、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

可奪、全寄楊竺等、爲霸支黨、譖愬日興、繁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擧國中分、權患之、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曆曰、晃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跱、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譖晃言斥還田里、）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擧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

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一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斃、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晧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姧雄、君惠閉於羣孽、

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搖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埆、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舊無人任非其四字補之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晧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今志幹與事作委以國事四字

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惲郭逵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晧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内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隷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姪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

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舊無空尸至民爲十八字補之

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尸、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晧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誡臣察陛下無思警誡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放奢意意日奢情日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刻公子將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晧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疲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其作有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祖宗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築宮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

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壹離、雖念刮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太皇帝之時、寇鈔懾威、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乞太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也、

刮作刻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晧即位、爲太司農、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晧時遷中書令、晧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媾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

媾近作親洽

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二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醒作醉

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凞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

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

傷作赤子

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蹙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慼、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文興作登位蹙作苦

舊無不爲難之不補之策作等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晧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晧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

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
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
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
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
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
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
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
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

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
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
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
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
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
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
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

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鶩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棊局而賀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晧即位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晧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晧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晧終不聽晧每饗宴無不竟

萊茗作茶茶

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上疏救曜晧不許遂誅

曜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晧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

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乖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晧不

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霸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

備羞作美饌

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効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

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北华古籍保护